

20岁到30岁之间 我“挥命如土”，常常在生与死的边缘线上找刺激。30岁生日我接到无数朵鲜花，还有无数瓶香槟，似乎准备一醉方休。第二天下午加州明亮的阳光照到我的眼帘，我试着动手指，当然还活着。埋葬的只是烧尽了的、自恋的青春。我突然想到父母，他们辛苦地养育了我，还老远地为我操心。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我决定从今后好好活。现在的我就更惜命了，孩子们这么年幼，父母这么年迈。真的是这样，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情，

博客丛林

长寿是一种精神境界

陈冲



没有血缘的纽带，我们还会那么坚强的意志生存吗？我只知道，光我一人的话，我不会这么惜命。光我一人的话，我会是一根干枯的树枝，早已被折断。著名的捷克作家昆德拉有一个理论：有一种人是世上的另一个人而活着的，如果那个人不在了，他们的生命就

随之枯竭了。还有一种人是可以为一群人活着的，只要这群人里的任何一个人生命是昌盛的，这种人的生命就不会枯竭。第一种人的生命显然是最脆弱的，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中的奥菲利亚就是这一种。第二种人的生命力就强盛许多。但是，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重要的是在自己以外都有另一个生命的牵挂。

最近这几年我回上海见到一批影视界的老人，都80多，快90了。其中我最熟悉的是谢晋导演和秦怡老师。他们俩都80多了，身板还十分硬朗。秦怡老师整天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和演出，谢晋导演还在搞剧本、集资准备拍新戏。我想到他们俩都有残缺的、不能自理的孩子。他们每多活一天，他们孩子就多一天有人疼爱、照顾。这是一种无敌的精神力量。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样坚强，这样长寿。 长寿是一种精神境界。

有人说，《铁三角》是一部游戏之作。这么说应该没错，电影本来就是游戏之作。但这个游戏还另指徐克、林岭东、杜琪峰三位老朋友的合作。他们用所谓接龙的方式，每人一个段落，拼接成一部作品，真可谓天作之合。个性、风格且不说，即使故事本身，不能说滴水不漏，也算得钉是钉，铆是铆，已经很难得了。

影视谈

《铁三角》的游戏

解玺璋

故事并不复杂。三个想钱想疯了的男人，一日，忽然得一高人指点，从立法院女厕所的下面，挖出了一个水泥密封的箱子，里面是一件金肚兜儿。有人开出价来，至少值500万美元。其实，这是一件无价宝，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时出了点小麻烦，三个男人之一的宝山，其妻与王正文有奸情，二人商定要害宝山，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件珍宝。王在劫持了宝山的同时，也顺手带走了金肚兜儿。影片在这里突然转向爱情主题，它由那首过渡而来：“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它就覆盖在箱子上面，莫中原因因此断定她是“自杀殉情”。这是否就是宝山与其妻言归于好的理由呢？说老实话，爱情本身总是带着一定的神秘



炎黄子孙 袁国强

性。在那场戏中，宝山把金肚兜儿给妻子穿上，伴随着音乐的旋律，他们翩翩起舞。这是一个十分诡异时刻，这对曾经以死相搏的夫妻，居然在与金肚兜儿的神秘会晤中达成了妥协。莫中原与阿辉的出场使得叙事主题再次回到金钱或财富上来，水边小餐馆的收场戏把影片推向高潮。

影片有三个片段拍得极妙，一个是三人得到宝贝后，推着箱子在公路上跑，两次甩掉追赶他们的警察，透露出一种喜剧的幽默风格；其二就是宝山与妻子那段美妙的舞蹈，恰如天外飞来的绝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三则是小餐馆的枪战，别致而又聪慧，打得格外的俏。有意思的是，这三个段落恰好分别出自三位导演，错落有致，别有一番味道。故事结束得有点意外，不是出人意料的那种意外，而是心有不甘的那种意外。三个人忽然全都幡然醒悟，超然物外，争来夺去的金肚兜儿，也成了勾引别人争斗的诱饵，最后是老警察用老莫的枪，结果了王的性命，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在回去的路上，三个人又碰到了那个曾经给他们指点迷津的“陈福水”，这一次，他们没有让车停下来。是“心魔让人起了贪念，差点铸成大错”，所以要收回心魔。但怎么收？没有说。心魔就是贪欲，它根植于我们的心理，表现在很多方面，绝不仅仅是贪财而已。



曹雪芹金秋著书图

王明明

最难穿的鞋子，就是那种有着细长跟的拖鞋。中国女人的脚其实非常不适合这种拖鞋——脚背太厚，脚上太多肉，脚蹠不够纤巧……最要命的是：中国女人就算讲究到牙齿，也会忽视自己的两个脚后跟。

随笔

露底的脚后跟

辛唐米娜

与很多年不见的女友到咖啡厅小坐。赞赏了一下下午她的头发她的脸以及浮在咖啡桌上空她饱满挺拔的胸。一起离开咖啡厅时，我低头看路，也顺便看到了她的脚。和你们一样，她在刚入秋的季节还没有穿上袜子，也没有将细高跟的凉鞋收入鞋橱。我吃惊地看着她两个脚后跟上龟裂的脱皮以及深深白白的干裂，再也无法将注意力放到她精致的身体上去。

也许是古人们对脚的关注过了头，所以，解放了大脚之后，大家的心思就再也难降落到脚上。脚一旦被讴歌，就是“瘦子，借我一双大脚”。脚似乎不再是性感的要件，审美的关键。而当今女人又要和男人一块抢钱，又要和女人一起抢男人，于是个个凶凶极恶神经紧张，脚趾甲都长到顶破丝袜才知道去修剪。怎么可能有心思好好泡脚，给脚做个保养呢？

一起去停车场取车时，我还是忍不住对女友说：“不要太拼，爱自己多一些。” 她愕然：“我从来不亏自己的，名牌手袋，房子，车子，能对自己多好，就做多好。” 喟然长叹，让她低头看自己的脚后跟。亲爱的，给自己的物质丰厚，不等于爱自己更多。脚后跟告诉了所有人，你的辛苦，你的忙碌，你的焦躁。

秋天越来越深了，脚又可以被袜子保护起来，也就不容易露给别人看。但是，如果和爱人睡在一张被子下时，小心你粗糙的脚后跟划伤他爱你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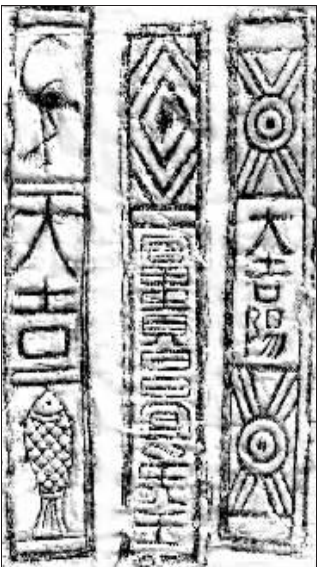
脚很知恩图报，即使现在在粗树皮，也能用短短两天让它重新细滑。先将牛奶煮熟，滴一些醋，泡上二十分钟。牛奶可以补充脚部的水分和营养，醋能让角质层软化脱掉。然后，将脚涂满蜂蜜，用保鲜膜裹住双脚。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家务，或者看电视，一个小时后，撕开保鲜膜，用清水洗净。有脚霜的就涂些脚霜，没有脚霜，唉，你至少会有一瓶手霜啊。

汉砖画谈

装饰花纹和花纹砖

张健莹

早在新石器时代，祖先在陶器上就会绘出各种纹饰，殷周时期的青铜器物上更有饕餮纹饰，我们的祖先真是很爱美很讲情调的。汉代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装饰艺术，汉画像砖包括汉画像砖边框的花纹图案都是这样，这些花纹图案有抽象的也有具象变形的，常见的龙纹、鸟纹、虎纹、鹿纹、四孔五珠钱纹、乳钉纹、菱形纹、连环纹、变形虫纹、常青树纹、波浪纹、柿蒂纹、双禽大套索纹、装饰



边框的绳纹等等，还有常用的图形方、圆、菱形、三角形。这些图案有的是单体的，有的是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有的仅仅是做边框，也有的就是砖的内容的一部分，即便是填充画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有的画像砖可以用花纹砖命名，这种砖一般是小砖，花纹印制在砖的侧面或者端面，主要用在汉墓的墓室中。除了一般的纹饰还有比较复杂的车马、狩猎、双鱼等等纹饰。汉字砖也可归类于花纹砖的，图上的大吉阳（取祥的谐音）、大吉、富贵昌宜侯王，多是一些吉祥语。也有纪年即明子的。

汉代的人很懂得装饰，不单单是在汉砖上，还精心装饰在漆器铜镜和帛画上，这些装饰图案是汉人们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对自然认识的抽象或变形，和汉画像砖上的画像一样，都是汉人对天上地下对先人对历史对世界对宇宙对神仙对万物的认识体现，很丰富很生动地体现，那体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那体现的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民族征服自然的民族精神，那是真正的本土文化，是我们要寻的根。



藏家炊烟

无忌摄影

郑密路：位于二七区，北起淮河路，南至南环路。全长1000多米，宽12米。上世纪80年代，郑密路是一条狭窄破旧的土路，因直通密县，故名。密县位于郑州西南方，东北与郑州接壤。西周时叫密国，春秋为郑国新密邑，因县南有个密山，故名。1983年归郑州市管辖，1994年由县改市。郑密路的历史虽不长，却是当年郑州市区南部通往新密市、登封市的一条繁忙道路。往日人们去密县、登封少林寺等处旅游，去侯寨樱桃沟、葡萄园赏鲜，或到郑州烈士陵园扫墓、去殡仪馆参加追悼会祭奠故人，都要通过这条必经之路，在市民群众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近些年，随着淮河路、航海路、长江路的扩建，南北走向的郑密路与之连接，现在变得宽阔平坦，成为郑州市区西南部的出口之一。 郑平路：位于二七区贾砦村西。

郑州连接城际的路客

北起南三环转盘，南到四环路与郑平公路衔接，全长3000米，宽30多米。最早是通往平顶山市的一条公路，故名。随着城区的扩大，道路标志牌已显示这一段名叫郑平路。平顶山位于郑州市西南部，是以煤炭工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因境内平顶山得名。相传很早以前，有个仙翁，游历了各地的名山大川，想选一处宝地炼丹。当他来到平顶山时，一眼就选中了这块宝地，可是这里山高峰险，连一个平坡也没找到。于是，他急中生智，掏出山斧，一斧削下陡崖，把尖山削成了平顶。平顶山也由此而得名。如今，这里煤炭资源丰富，也确实是一块不虚传的风水宝地。以郑州到平顶山的郑平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作用起到了即能分流、便利过境车辆，又是城区内长线车流一条快捷通道。

只是她不喜欢夜生活，每次必定在九点钟之前赶回家，而且问了多次都不肯说具体住在哪儿。我对她的了解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她的私人生活、工作经历、人缘背景等等一片空白，我最感兴趣的总内幕、财务状况之类更是绝口不提。 一天夜里突然有个陌生号码打到手机上，接通一听是梁丘华，他匆匆说正在郊区，为防止手机被监听只能打公用电话。 我一惊：“你又惹上什么麻烦？” “还是那件事，我实在按捺不住便动笔写了篇报道，把淮河受污染的情况详细地描述一番，并用春秋笔法隐晦地提到玫瑰河和金致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文章刊发后报社受到上级严厉指责和批评。猫在家没几天发现楼下四周常有不三不四的人转悠，女朋友也被跟踪过好几次，家人怕这样下去容易出事，硬把我赶到了乡下。” 我真诚地提醒道：“当心点，我在酒吧被打的场面你都看到了，那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避过风头再说。” 他得意道：“但金致广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人将报道发到网上，引来很多外地记者过来采访，哈哈……”他又神秘地说：“我还有招杀手锏，过些时间你就能看到效果了。” 经过近三周的谈判，约翰终于代表集团与西北某个城市签下投资意向书，一行人回来后安妮只来得及和我打了声招呼便接到李斯特那边汇报。我把几则通报整理好之后到各部门分发，在走廊间碰到一个仓储部员工边走边嘀咕：“金致搞什么鬼，货全压到总部仓库，反让我们把东西搬到明罗，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我一听警觉起来。总部大厦后面有两排标准仓库，电脑自动调节光线、温度、湿度、吸尘，并安装有欧洲防火防盗警戒系统，主要存放生产欧蓝的核心原材料和一些贵重药材，听说还寄存了些当地名流权贵珍藏的名画。为了金致而腾清原有库存，可见货物的价值非比寻常。然而公开的财务报表显示，金致厂主打产品叫诺德喉，是欧蓝系列之一，用于冠状动脉梗死的辅助治疗，出厂价每盒六十八元，与那些每克价值比黄金还贵的欧蓝原材料、与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稀少药材相比差之千里，为何要存放到总部仓库呢？ 解释只有一条：都是记者惹的祸。毫无疑问，这批货物并非诺德喉

而是秘密车间生产的产品，否则区区几十万元的货完全可以按惯例存放在明罗仓库，只要加强警卫就是了。 我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来临了，我必须设法进入仓库弄清这批货物的真面目！ 回到行政部小项正拿张纸条忙着打电话，通知三家制药厂各送一台发电机到总部。等他打完电话我说这边不是有一台发电机吗，要这么多干嘛。他晃晃纸条说约翰的最新手谕，四台发电机都接到后面仓库备用。 看样子动真格了，我更加坚定晚上行动的决心。 今夜公作美，厚沉沉的乌云笼罩了整个天空，我仍然一身黑，贴着树木从阴影处来到月星大厦。几个伙计先过保安进入配电间，用工具轻轻卸下总闸门外层保护壳，然后点燃一支蜡烛放到火线与连线中间的位置，再打开后窗灵巧地翻身出去直奔对面总部。 总部仓库离大厦约四十米，四周水泥高墙密不透风，正前面两扇大门上方一左一右装着两只监控摄像头，任何人进去都得用员工签到卡刷卡确认身份，这是第一道关卡。磁卡通过身份识别别人电动门后是一个空旷的大厅，对面两扇大门分别通向一号仓库和二号仓库，大厅中央有个环形站台美其名曰“服务台”，三名威风凛凛的保安把守着至关重要的防线，出一行人回来必须出示持有李斯特亲笔签字的证明，否则即使约翰和韦尔光也没用。可保安无权打开仓库，仓库大门的正副钥匙分别掌握在仓储部经理和仓库主管手中，只有两人都到场同时插入钥匙才能开锁。 我静静潜伏在仓库右侧花坛下，掐着表计算停电时间。六分钟后蜡烛燃到尽头，架在它顶部的铜丝正好碰到火线和连线形成短路跳闸，整个月星大厦将一片黑暗。由于没有固定维修人员，按照平时约定会请总部电工过去查找原因，等电工过去约五分钟后总部大厦包括仓库也会陷入漆黑。我已事先剪断了几台发电机电线，无法立即实现后备供电，从电工赶回来排除故障之间约有十五分钟左右，这个空当仓库周围地带伸手不见五指，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看看表，此时月星应该已经跳闸了，还有几分钟这边也将出现意外。正准备将表调至倒计时状态，突然眼前一黑，整个院子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



朱晓翔 著

14

连载

城管头目就让手下从车内一一找出来，交给了子惠。城管头目抬头看到车斗里有一桶老玉米，是刚从前面马路边没收来的，他就让人拎了下来，一并交给了子惠。城管头目说，嗨，我就违规一次吧，刚在前面没收来的，还热着，拉回去丢了可惜，你们卖了。 子惠连忙对城管头目点头，说了一堆感谢话，而袁方站在那里傻愣愣，一句话没说。城管头目上车的时候，本来要跟袁方打个招呼，但看到袁方木然的样子，也就作罢了。 城管车走了，逃散的商贩蜂拥而来，抢占有利位置。子惠把一桶老玉米拎到三轮车上，焦急地喊，袁方袁方，快把咱们的三合板支起来！袁方轻轻地出一口气，用石块重新支撑起三合板，然后把几个板凳摆放在三合板四周。 这时候，子惠已经扯开嗓子吆喝了，花生毛豆，还有老玉米——

13 袁方的角色转换显然没有妻子子惠快，遇到那种尴尬场面，他的心态不能平静下来，做老板的时候养成的毛病，一时间也很难改变。比如说喝茶，就把她面前的酒杯拿开了，说你不能再喝了，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觉得你已经对他不错了，也算还了他的人情了。

第二天上午，雪儿就给袁方打电话，说有件事想跟他谈，并专门叮嘱了一句，让他不要告诉孟俐。袁方就跟孟俐打了个招呼，说楼下有人找他。两个人在附近的一家茶馆坐下后，雪儿不绕弯子，直接把她想全盘托出。她说，袁大哥，如果你能离婚，跟俐俐在一起，俐俐可以给你妻子和孩子一笔钱，够她们娘俩生活的，你妻子不用去上班，专心照顾孩子就行了。你外面的债，俐俐帮你一起还，你看怎么样？我可告诉你，俐俐是真的喜欢你。



夜向春

犯傻了，不值得！

孟俐说，值得，他这个人值得我去赌博。 雪儿这才明白，原来孟俐这么爱袁方。看着孟俐痛苦的样子，雪儿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孟俐摇摇头，说袁方这人很固执，不可能答应她的要求。再说了，这种话我怎么跟他说呢？雪儿说，她可以去跟袁方说。孟俐没点头也没反对，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雪儿就给袁方打电话，说有件事想跟他谈，并专门叮嘱了一句，让他不要告诉孟俐。袁方就跟孟俐打了个招呼，说楼下有人找他。两个人在附近的一家茶馆坐下后，雪儿不绕弯子，直接把她想全盘托出。她说，袁大哥，如果你能离婚，跟俐俐在一起，俐俐可以给你妻子和孩子一笔钱，够她们娘俩生活的，你妻子不用去上班，专心照顾孩子就行了。你外面的债，俐俐帮你一起还，你看怎么样？我可告诉你，俐俐是真的喜欢你。

12